



即使没去过卡萨布兰卡

在卡萨布兰卡,但那一成追忆,时过境迁。”一句是“我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

这两句歌词在同一首歌里,有些矛盾。这当然有贝蒂自己恋爱的经历和想象,但在我第一次听时,只是觉得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却很难忘,这怎么可能?

但是,生活中不可能的事情,在歌曲里变成了可能。音乐乃至一切艺术在内,可以有这样出神入化的神奇功能,帮助人们逃离现实生活,进入想象的另一个世界。于是,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却可以很难忘怀那里。

时空的错位,现实中的幻觉,恰恰是回忆中感情的一种倒影,或者说是一种镜像。所谓时过境迁的感慨与想象以及此情可待成追忆,才是当时已惘然的怀旧与伤感,才会由此而生。犹如水蒸发成气体而后为云,又由云变为雨,纵使依然洒落在你的肩头,清冽湿润如旧,却不再是当年的雨水。这便是与生活不尽相同的艺术魅力。艺术,从来不同于生活。

它只是生活升华后的幻影,让人觉得还有一种比眼前真实生活更美好或更让人留恋、怀念和向往的生活。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心里突然萌生这样由时空错位而产生的幻觉和情感。这种幻觉和情感,帮助我们接近艺术,让单调的生活变得有了一些色彩和滋味。我们会在看到某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时,忽然想起曾经走过的地方,特别是曾经相爱的人已经天各一方,音信杳无,这种感受更会如烟泛起,弥漫心头,惆怅不已。

记得我和女同学第一次偷偷地约会是我读高一那年的春天,在靠近长安街正义路的街心花园。那里原来是一道御河,河水从天安门前的金水河迤迤而来。新栽的花木,一片绿意葱茏,清新而芬芳。特别是身边的黄色蔷薇,开得那样灿烂,我们就坐在蔷薇花丛旁,从下午一直到晚霞洒满蔷薇花丛,天马行空,聊了很久。具体聊的什么内容,都已经忘记,但身边的那一丛黄蔷薇花,却总怒放记忆里。

时过将近60年,前几天到天坛公园,在北门前看到一丛黄蔷薇正在怒放,忽然停住了脚步,望着那丛明黄如金的蔷薇,望了很久,一下子便想到了那年春天正义路街心花园的约会。“一切成追忆,时过境迁”,卡萨布兰卡的旋律,弥漫心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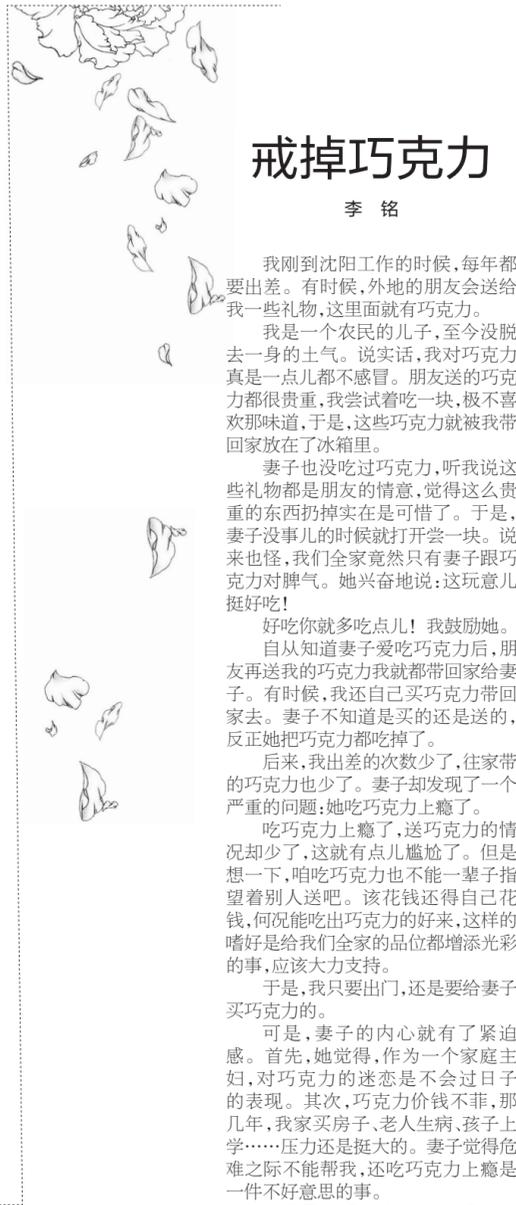
很多年前,我第一次去莫斯科,住下之后,迫不及待地先跑到

红场,因为这是我少年时最向往的地方。已经快晚上8点了,红场上依然阳光灿烂,克里姆林宫那样明亮辉煌。不禁想起当年在北大荒时写过的诗句,要把克里姆林宫的红灯重新点亮,要把红旗插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不觉哑然失笑。就像歌里唱过的一样:“我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那时,我也没有去过克里姆林宫,却不妨碍我一次次抒发诗情,梦想着登上克里姆林宫的宫顶,点亮它的每一盏红灯。

那一天,真的到了莫斯科,一切那么的陌生,又那么的熟悉;一切似曾相识,又似是而非。一直到很晚,才看见夜幕缓缓降临红场,克里姆林宫的红灯,才开始随着蹦上夜空的星星一起闪烁。“一切成追忆,时过境迁”,卡萨布兰卡的旋律,弥漫心头。

很多回忆,不尽是美好。甜蜜也好,苦涩也罢;美好也好,痛苦也罢;自得也好,自责也罢。时过境迁之后,过去曾经发生的一切,才会水落石出一般,清晰地显现。这时候的追忆,如果真的有了些许的价值,恐怕都是时空错位的幻觉和想象的结果。而这样的幻觉和想象,恰恰是艺术的作为。一部电影、一首歌曲,便超出它们自身,为你遥远的记忆和远逝的情感点石成金,化作一幅画,一首诗,一支曼妙无比的歌。

即使你根本没有去过卡萨布兰卡。



戒掉巧克力

李 铭

我刚到沈阳工作的时候,每年都出差。有时候,外地的朋友会送给我一些礼物,这里面就有巧克力。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至今没脱去一身的土气。说实话,我对巧克力真是一点儿都不感冒。朋友送的巧克力都很贵重,我尝试着吃一块,极不喜欢那味道,于是,这些巧克力就被我带回家放在了冰箱里。

妻子也没吃过巧克力,听我说这些礼物都是朋友的情意,觉得这么贵重的东西扔掉实在是可惜了。于是,妻子没事的时候就打开尝一块。说来也怪,我们全家竟然只有妻子跟巧克力对脾气。她兴奋地说:这玩意儿挺好吃!

好吃你就多吃点儿!我鼓励她。自从知道妻子爱吃巧克力后,朋友再送我的巧克力我就都带回家给妻子。有时候,我还自己买巧克力带回家去。妻子不知道是买的还是送的,反正她把巧克力都吃掉了。

后来,我出差的次数少了,往家带的巧克力也少了。妻子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她吃巧克力上瘾了。

吃巧克力上瘾了,送巧克力的情况却少了,这就有点儿尴尬了。但是想一下,咱吃巧克力也不能一辈子指望别人送吧。该花钱还得自己花钱,何况能吃出巧克力的好来,这样的嗜好是给我们全家的品位都增添光彩的事,应该大力支持。

于是,我只要出门,还是要给妻子买巧克力的。

可是,妻子的内心就有了紧迫感。首先,她觉得,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对巧克力的迷恋是不会过日子的表现。其次,巧克力价钱不菲,那几年,我家买房子,老人生病,孩子上学……压力还是挺大的。妻子觉得危难之际不能帮我,还吃巧克力上瘾是一件不好意思的事。

妻子开始埋怨我给买巧克力了,坚决不准我买,目的就是省钱过日子。不吃巧克力省钱了,但是巧克力瘾却很折磨人。据妻子描述,只要几天不吃,脑子里“呼”的一下就上劲儿了,特别想吃。

我对妻子的描述产生过怀疑,那巧克力瘾是在脑子里产生的吗?“呼”的一下是怎么个情况呢?“上来劲儿”到底是一股什么劲儿呢?妻子说,只要路过超市,就特别想吃巧克力。开始忍不住,进去买一块吃。后来觉得太贵,就买那种便宜的巧克力豆,吃吃小巧克力豆过瘾。

妻子努力了一年,终于戒掉了巧克力瘾。这个过程我是不知道的,这都是她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说给我们全家的。于是,妻子成了全家励志的典范,戒掉巧克力瘾一度成了佳话。我查了一下吃巧克力到底有没有瘾,网上说,巧克力中分离出的成分之一——生物碱可能会提高大脑血清素的水平,而血清素对于情绪调节有重要作用。科学家推测,在人体血清素缺乏或不足的情况下,巧克力“成瘾”的生物基础可能真的存在。因此,当人们说吃巧克力上瘾的时候,可能并不是真正的上瘾,而是出于身体对血清素的需要,这恰好用一两包巧克力再加点儿糖就可以满足。

我跟妻子解释了上面的这些话,她摇头表示听不懂。

自从妻子带着孩子返回老家照顾岳父岳母,我们夫妻双城生活一晃已经8年多了。这8年多,她在老家照顾孩子,照顾老人,身心疲惫。我在沈阳努力写作,生活好转了,日子过得不再穷了。我说你现在可以吃巧克力了,我供得起你吃巧克力。她还是笑笑,把吃巧克力的念头彻底放下。

每次我们视频,我在厨房特意多做两个菜,目的是叫妻子看到我自己生活得不错。而她,一在家里包饺子吃好的,就在视频里掉眼泪。

妻子说:这饺子你没吃上,我吃着一点儿都不香呢。

所有的稻穗儿为他垂头

胡世宗

端起饭碗
就会把他想念
他在世九十年
让中国人的锅碗
日趋饱满

这位人民的院士
如同农民一般
在实验室忙碌
更多是在田间风吹日晒
把腰累弯
手有老茧,沧桑满脸

如今他离开了这个世界
全中国地北天南
所有的稻穗儿全都垂头
哭成了一片

我们中华大地的稻花儿
会更加鲜艳
更加香甜

风吹稻田

马红线

很多人离泥土越来越远
而你,一粒黄灿灿的种子
仍在故乡的土壤里喊春风

棉花低垂,燕子点水
心尖上的稻米,一粒粒
洁白的思念

你手捧稻穗儿走在梦乡
天空中每一颗星
都是一株杂交水稻

风吹稻田
淡淡的芬芳漫过尘世
一位执着的老人
未边乘凉

犟公买药

孙春平

不对,我检讨,认罚。但我从没卖过药,送给那个店主的药也绝对没收一分钱。

处长笑呵呵地说,我刚才讲的只是社会上的一种现象,跟老领导送人一点儿药完全没有一点儿关系。只是提醒您老人家即使以后做这种善事,事先也要周全地想一想,尽可能地避免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嘛。好了,我要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咱们机关上上下下百十号同志,都知道老领导的人品,为官清正,为人谦和,无可挑剔,偶有小议,也在情理之中。

虽说正事谈毕,但龚老心里的不舒服还是一根刺,一时难根除。毕竟是被人请来的,毕竟是“喝茶”,也毕竟是被人指出了毛病。这事,他回家后对老伴儿都没说,更别说对那个年轻的售货员了。从此以后,他很少去那家“新天地”了,有时非去不可,进店也直奔柜台。看来女店主一直对他心存感激,结账时主动要给他打折,他坚决谢绝,反倒弄得女店主不好意思。只是有一次,女店主说,孩子喝下那个药后,病好

多了,是不是还得坚持用?大叔告诉我哪儿买,我自己去就行了。龚老说,等我去医院吧,我记着呢。

都说为民做好事,贵在坚持,哪能受了一点委屈就受不了了呢。龚老便又奔往医院,对医生说,那个治花粉过敏的药,你再给我开一点儿,但一定自费。医生说,您这就让我为难了。您用的药都在公费范畴,我开了收款员也不会收呀,都上了电脑的。龚老便又奔往医院的普通病房,

多了,是不是还得坚持用?大叔告诉我哪儿买,我自己去就行了。龚老说,等我去医院吧,我记着呢。

都说为民做好事,贵在坚持,哪能受了一点委屈就受不了了呢。龚老便又奔往医院,对医生说,那个治花粉过敏的药,你再给我开一点儿,但一定自费。医生说,您这就让我为难了。您用的药都在公费范畴,我开了收款员也不会收呀,都上了电脑的。龚老便又奔往医院的普通病房,



插画 胡文光